

■ 踏古访幽

## 三泉寺与两通金代碑刻

柴福善

北京平谷东部金海湖畔，有东马各庄，庄北为鸡足山，山下旧有三泉寺。根据中华民国二十三年(1934)《平谷县志·地理志·名胜》记载：“邑东鸡足山，中峰南向而高耸，左右两峰若相拱揖，万株翠柏郁密满山。其中古寺建于金大定年间，寺前泉水杂出，而三泉独大，因以名寺……为盘阴第一名胜也。”据村中老者说，寺庙东、西、中各有一道泉，称之为三泉寺名副其实。

平谷东南与天津市蓟州区交界处，耸峙着巍巍盘山，而平谷坐落盘山之北，故称盘阴。志书所记“迤南横山”，即今金海湖中的锯齿崖。横山远照依旧，只是众泉汇流、水碾数盘的景观早不复存在。志书记载的“中峰南向而高耸，左右两峰若相拱揖”，当指环抱着三泉寺的三座山。航拍可见三山相依，确如鸡爪。特别是中峰右侧，还从旁探出一小山头，状若鸡爪向后伸出的截。村人称此山为“贼山”，形容其像一个探头探脑的贼。

关于三泉寺，清康熙六年(1667)《平谷县志·地理志·寺观》有记：“在上马家庄东北，至县三十五里，金承安二年(1197)建。”上马家庄，即今东马各庄。民国志写三泉寺“建于金大定年间”。承安为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二个年号，大定为金世宗完颜雍年号，完颜雍为金章宗祖父，完颜雍将皇位传给其孙完颜璟，是为章宗。三泉寺究竟建于何时？

村书记赵云二三十年前曾见过半截三泉寺碑，是从三泉寺旁边的赵家坟坊院墙上拆出的。这样推测，三泉寺应在上马家庄村北。残碑高六七十厘米，宽五六十厘米，后来埋在了赵家坟停车场西一百多米处。赵云清楚记得，碑上写着三泉寺“始建于金大定二十年(1180)”。

1959年第一次文物普查资料记载三泉寺：金创建，明重修。碑一块，方首刻云，长方素座，为三泉寺重修，清乾隆二十年(1755)四月立。赵云看到的残碑，或是这通清重修碑。平谷西汉初年建县，北魏置省，唐设平谷地区为大王镇，经辽，至金大定二十七年，升大王镇为平峪(同谷)县。也就意味着，建造三泉寺时，平谷地区还是大王镇，七年后才复置平谷县。碑上所记三泉寺“始建于金大定二十年”，与民国县志“古寺建于金大定年间”的记述一致。

至于当初为什么建造三泉寺，由谁主持建造，已无从查考。村人只记得这是清光绪年间(1875—1908)一位端王爷的家庙。清末确有一位端王载漪，不知是否为此位端王。三泉寺及东马各庄周围所有的土地都归端王，看庙的罗家是端王的家奴。赵云记得，那块残碑上明确写着三泉寺四至，其中“东至黄草坡”，就是今天的黄草洼；“北至分水岭”，就是寺庙北面后主山的水分水岭。三泉寺附近所有山往南流水的地方都是三泉寺的庙产，村人口口相传至今，也许不是空穴来风。

三泉寺坐北朝南，东西宽约30米，南北长约30多米，四周有院墙，南为山门，前后两进大殿。前殿为金刚殿，殿前东侧地上，有一口大铁钟，高约五尺，上面铸有铭文。金刚殿面阔三间，前出廊，殿内为四大金刚泥塑站像，村人说是“四大金刚脚踏八怪”。前殿辟前后门，可通后院。后殿为正殿，有东西耳房各两间。殿前有东西配殿各三间，其中东配殿为关公殿。正殿面阔五间，檐下悬有大匾，据村人所记，殿内供奉观音菩萨泥塑坐像，两边有十八罗汉泥塑像。后殿前东西两侧有两通石碑，一通为清乾隆二十年(1755)所立，另一通已不可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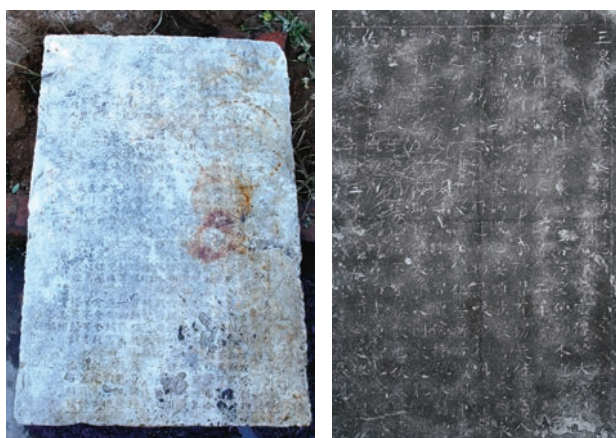
三泉寺延续了七八百年，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毁弃。近年在旧址复建，規制超越以往。留存至今的遗物，仅有三泉寺两通金代碑刻。

一是“三泉寺故英上人禅师塔”碑。既称塔碑，说明原来应该是有一座塔的。1959年文物普查资料记载三泉寺坐北朝南，只存东西配殿和东跨院的偏殿，都为硬山，筒瓦箍头脊，前出廊。随后写道：“金承安四年和尚塔铭一块”，可知当时塔已无存。

塔碑高95厘米，宽64厘米，厚9厘米，青石质。首题“三泉寺故英上人禅师塔记”，年款“承安四年己未岁五月”，即1199年。碑文楷书，撰写人刘德明。此碑现收藏于上宅文化陈列馆。

这方塔碑，大概被铺在了人车来往的地方，而且碑阳朝上，脚踏车碾，以致碑文几乎磨平了，文字多已无从辨识。根据断续的碑文，记载的大意是：三泉寺祥英禅师，俗姓黄，香河人。金承安四年二月十九日因病去世，俗寿七十岁。碑文记述了祥英禅师来此住持及有关事迹，包括去世后建塔等情况。而祥英禅师去世于承安四年，距建寺的大定二十年仅十九年，禅师或是三泉寺开山祖师，故门人为其建塔刻碑，以为纪念。

二是“三泉院莹记”碑。此碑于2023年2月发现。碑座已遗失，只存碑身，为青石质，右下角残缺，通高85厘米，宽58.95厘米，厚9厘米。碑为方首抹角，没有边框纹饰。碑阳额题“三泉院莹记”五个楷体大字，首题“大金国中都大兴府蓟州平谷县鸡足山三泉院莹记”。说明早在那时，寺后这山就叫鸡足山了。而这里写作“平谷县”，说明此碑当在金大定二十七年由大王镇升为平峪县之后所立。而平谷县当时属于中都



三泉寺故英上人禅师塔碑及拓片

路大兴府蓟州，这是研究平谷建置沿革的重要资料。

碑阳文字迹漫漶，多已模糊不清。残存的字迹里，下面有“志空”二字，联系上文“三泉寺故英上人禅师塔”碑就为志空所立，或可说明两点，一是“三泉院莹记”碑亦为志空所立，二是“三泉院莹记”碑所立时间与塔碑相近，亦在承安四年前后。在志空名前有“三口密教沙门”语，“沙门”为出家修道者的通称，这里当是志空自称，可知三泉院当是密教寺院。现任教于日本龙谷大学的徐光耀教授评价，唐武宗会昌法难后，密教渐失，但在金代中都周围还有密教寺院，是很值得注意的。

碑阴文字亦多漫漶不清，但有些尚可辨识。碑文按竖排从右往左书写，有些文字则横着或斜着书写，有些又似流水状的图纹。结合额题“探故纳新图”，碑阴应当会有三泉院莹地位置及一些墓穴位置图。

根据碑阴文字，北宋官修《地理新书》谈到墓葬选址，要按照“五音姓利说”，也就是将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，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，从而以阴阳地理决定与其姓氏相应的宅地或冢地的方位与动土时日。这通碑文记述的，应该是其墓地某一时期的新旧合葬的情景。虽为金代，但应该是华北人的白事，且请了密教沙门主持葬仪。

徐光耀教授根据“探故纳新图”的碑名，认为这是金代南迁中都后的某一时期，按照《地理新书》重新整理前人已埋入空地和新迁入该空地的所有墓葬的平面分布图。但因碑文磨损严重，难以分辨不同姓氏的具体位置。另外，宋元时期还依然存在“先莹碑”，即在墓地上标明家族谱系的“修谱”行为，三泉院莹记是否兼有之尚难断定。此碑或与宋辽金元时期战乱有关，当时有不少华北人口殁于兵燹，未能及时埋葬，于是出现了原有莹地“纳新”的不得已追葬现象，但碑文上不敢明言之。

言外之意，这里安葬的不仅有三泉寺的僧人，还有周边生活的村民。村民黄自学老人记得，三泉寺东南四五百米的田地中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挖出过上下合扣的大缸，中间装着人骨。这是僧人坐化后安葬之地，所谓的“和尚坟”。不过这片和尚坟应该不是“三泉院莹记”记述的“莹地”，根据碑文“之口院西北”语，莹地或在三泉院西北不远处，而非后来的寺东南。

整理碑文时，笔者也曾请教对堪舆素有研究的赵九光先生。如碑首所写的“连珠三禽”，赵先生解释，过去风水把十二属相叫十二禽，“连珠三禽”指的是龙、水、向。也就是(地)从哪边来的，水是从哪边走的以及坐度的方位。龙合水、水合向称之为三合连珠。

这是一通金代的五音姓利碑，碑上记述了寺庙附近的一片空地，安葬了刚去世的人，又重葬了早已去世的尸骨，所谓“新莹纳旧骨”，且分别写了莹地的来龙去水及坐向。从两通金碑首题“三泉寺故英上人禅师塔碑”“三泉院莹记”看，当时应该是或“寺”或“院”都有所称，只是后来如清代县志，就只写作“三泉寺”了。

清前期湖广总督李锜，隐居盘阴平谷萝村三十多年，曾作《三泉寺》诗，诗末有“寺有金人碑，记章宗秋猎事”语，这里说的不知是哪通金碑。上文中的“三泉寺故英上人禅师塔碑”“三泉院莹记”碑，虽为金人所立，字里行间并无“章宗秋猎事”的记述。距三泉寺北四五里远的崂山双泉院，现存半块“重建双泉院碑”，碑文中有“驾秋狩，皇妃、公主”“皇族乐施，不能成仆”等语。大意是在明昌某年，章宗秋猎至此，皇妃、公主随行，对双泉院重建予以资助。所以，有学者认为，双泉院很可能是章宗八院之一，也就是金章宗出行的行宫之一。双泉院碑文所记，与李锜诗记吻合。两座寺院都在萝村东北附近，李锜或同时游历了这两座寺院，不排除诗人一时记混了。

“重建双泉院碑”为大明昌四年(1193)所立，几乎与三泉院两通金碑同时。而三泉院建于大定二十年，双泉院则重修于明昌四年。一个称双泉院，一个称三泉院。两院相距不远，建造时间仅相距13年，又名称相似，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，一时无考，也就不得而知了。

气清山川近  
意远宇宙宽

——元儒许谦与八华山书院石刻群

吴姚红

历史上，元朝是儒学发展的低潮期。在今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境内的八华山，当时却因为一代大儒许谦主师席八华山书院，匡扶儒学，守正创新，吸引各地学子近千人前来求学，助力金华成为“小邹鲁”。

以八华山书院为核心，在八华山及其南麓彭山，保留着大量石刻艺术遗迹，至今有15处石刻形态基本完好，分为八华山石刻、彭山石刻两大区域。其类型包括摩崖石刻、碑刻、建筑题刻等，生成时间为宋、明、清。具体包括高士岩(含《高士岩记》)、墨庄岩(含《登高诗》并序)、桃岩、醉岩、仰止高山、竹岩书院、《藏春小彭山》并序、迎华亭(含亭名、楹联、《迎华亭记》)及跋、《迎华说》、《重修八华山书院碑记》以及笑岩等。这些石刻艺术，清晰而完整地反映了八华山书院的产生、形成、毁弃、重建情况，以及彭山书院作为八华山书院体系构成的衍生过程和学术传播盛况、文脉赓续溯源，作为东阳“教育之乡”的实物见证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。

## 拒不事元，许谦讲学八华山

许谦(1269—1337)，字益之，号白云山人，籍贯东阳。因其父常年宦游，许谦出生于金华，父亲去世后随母回东阳白云笠泽居住，后过继给堂叔许毓为嗣并定居金华。师从兰溪金履祥，尽得金华学派真传，学识渊博。《元史·儒学传》称其“于书无不观，穷探圣微，虽残文美语，皆不敢忽”。南宋亡后，不事元廷，绝意仕途，终生以讲学授徒为业。著有《白云集》《读四书集注从说》《诗集传名物钞》等，为金华“北山四先生”大轴人物，清初获从祀孔庙待遇。

元延祐元年(1314)，原在南京讲学的许谦因患眼疾，决心回乡颐养天年。好友萧北野的外甥、东阳画水梅岷人许孚吉幼年曾受业于许谦，于是邀请其到东阳八华山书院，许谦在此度过了两年“青灯供夜读，黄卷对朝吟”的教书育人生涯。《元史》称许谦到八华山后，学子“远而幽冀齐鲁，近而荆扬吴越，皆不惮百里舍来受业”，学者也“翕然从之”，小小的八华山书院集聚了“屈指数千人”，以至于原来的讲堂校舍因规模太小而“罔由栖息”。乡儒许训孙等人于是捐资舍金，与许孚吉一起拓展书院规模。这段往事不唯被载入《元史》，也在碑刻中提及。明万历八年(1580)，彭山书院创始人许一元建迎华亭并撰《迎华说》，勒石以记：“后白云先生讲学兹山，朋从云集，史载远至幽冀齐鲁，近至荆扬吴越，于时金华称为小邹鲁。”东阳是金华有“小邹鲁”之名的策源地。在许谦的加持下，八华山书院与开化包山书院、杭州西湖书院、金华正学书院，并称为元代浙江四大书院。

为维护儒家正统思想，许谦为书院制定《八华讲义》，内含《童稚学规》《八华学规》等。《童稚学规》弘扬朱熹的“五常”，规范学生传统礼仪、日常行为；《八华学规》重在提高学习效率，要求学生做到心静、貌恭、刚毅、谦让，要善当与人共事，以及“观书毋泛”“做事毋惰”“讲议毋哗”“勿作无益”“勿外敬内慢”“以圣人之为标准，知其的，日行以求其至，明其道而不计其功”，则能学有所成，达到修齐治平的预期目标。他不厌其烦创作心切，为学生言其所欲言，“解其所惑，讨论讲贯，终日不倦，撰其粗疏，入于密微。闻者方倾耳受听，而其出愈真切”，但“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”，而坚持向学生传授经世致用的学问与思想，培养出元代名医朱震亨(丹溪)、横城义塾继承人蒋玄等。

许谦在八华山的学术成就，一言而概之就是“觉人”，以一己修为儒学拨乱反正，教诲学子正向正道，振聋发聩。诚如明万历八年东阳籍进士楼如山所撰并刻石以记的《迎华亭记》所言：“(白云)先生痛之久矣。其心盖曰‘吾既不得清明之世以符孔子梦周之意，独忍举世大梦不觉乎？’于是屏迹潜思，高捷远采，溯濂洛之派，潜洙泗之源。道既觉得矣，乃自觉觉人，山间木铎，振起来学，以共扶圣教。然知吾道之正，而不昏于邪；知夷之不可以乱华，而不昏于出外；知邹鲁真承有在，而不昏于向往。由是高者就，卑者跋，既聋而聪，如夜斯旦，如梦斯醒。先生觉人之功大矣哉！”

## 建彭山书院，八华文会致良知

许谦离开后，原先学子趋之若鹜的八华山书院逐渐冷清，院舍破败。明正统元年(1436)，乡民许彦洪在原址重建八华山书院，并购置几百亩田地，收租赋以供养书院。嘉靖七年(1528)，许钰再次捐资重修书院，另建瞻云书院。但此时的八华山书院已成强弩之末，无法再现辉煌。

即使如此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的华阳许氏依然不放弃。为继续绍绍后学，嘉靖十二年，师从永康应典学阳明心学的许一元学成后归家，与后被尊为“东阳道宗”的蒋基组织“八华文会”，切磋阳明心学，会友众多，于是在八华山南麓彭山建竹岩精舍。

彭山俗称彭坞，宋绍定三年(1230)许一元的先人许巢在



「高士岩」题刻



「竹岩书院」题刻

山崖上镌刻“云、月、桃、竹”等岩共17方。许一元创办书院后，“余尝游息，遂与竹岩结盟。嘉靖辛卯，蜗构一区，会诸友蒋龙山等讲阳明王公之学，上溯濂洛关闽，会友日益众”。许一元在彭坞竹岩之畔建书院，因此暂名“竹岩书院”，并刻石“竹岩书院”“藏春小彭山”以记。

在《藏春小彭山》里，许一元还提到，嘉靖三十二年，因为参加文会的学者渐多，“继盖数椽，讲堂、斋宿、庖廩事别，门亭苟完”，至此书院规模完善，并捐地三项作为书院经费来源。许一元想到会稽有《彭山志》，盖因彭祖隐居此山而得名，“余之彭山，不识钱公一游之否？何名同而地迥？”于是“今改曰小彭山，余号曰小钱子，藏春此山，仰修白云之业”，将竹岩改名小彭山，书院也更名为彭山书院。

“八华文会”倡导“毋习于顽，毋狃于猜，惟善相摩，惟道相信，惟圣明相期，惟穷惟达，惟多难无相忘，惟盟斯顾，惟好是求，见善则思”，提高认知水平，提升个人修养，探研义理，阐述心学，成为当时的学术重地。不仅如此，学者们还主张敦宗睦族，乐善好德，和乡里，激励风俗，集聚了程文德、陆九成、楼如山等东阳籍进士、举人，或任教或往来，吸引了许弘纲、金潮等学子前来求学并考取功名。明代东阳籍进士王乾章因此称彭山书院“几与白鹿(书院)相鼎盛矣”。楼如山则在石刻《迎华说》中言：“阳明之说，阐诸池之九华山。吾辈则于邑之八华山，八华其独非九华支欤？”认为八华山的学术地位定能与九华山并驾齐驱。虞守愚因为其弟虞守中也参加“八华文会”，仰慕许一元等人此举，特题词“高士岩”并作《高士岩记》，与诗一首，刻于醉岩之右。在《高士岩记》中，虞守愚动情地说：“史称游白云之门者，望闻而骄气自消，贱庭而礼容自飭。吾不知今游华阳者为何如？……又焉知后之视今，不犹今之视古乎？”在他看来，到彭山书院求学的学子们，同样应该像当年八华山书院的求学者一样，持谦恭之心。

## 播心学星火，阐圣人道德

然而，许一元等人对心学的认知存在偏颇，认为“良知之学，唯上知者可入”，提高了“致良知”的门槛，削弱了阳明心学传播和研究的群众基础。因此在他去世后，“八华文会”活动中止。幸运的是，因为文会的会友大多住在八华山附近村落，心学的传播和研究活动并未停止。康熙二十四年(1685)，东阳最后的心学组织“淇园丽泽会”在八华山附近的月塘畷成立，每年农历九月十一至廿四集会，“阐明圣人道德，自勉勉人，期共造乎圣人之域”。

乾隆二十九年(1764)，许孚吉后裔又集资重建八华山书院，“乃折其旧宇面东者，始其基，增其地，觉其隘，高其闾，作堂庑二所，易为坐北面南之关”。但此时的书院已不再是校舍，而是作为纪念许谦的祠庙。“前所则装莲座，以藏释氏之佛始。而其后则设白像以祀焉。”之所以有此番举动，《重修八华山书院碑记》中言明是因为清朝崇儒重道，雍正三年(1725)朝廷颁旨将许谦从祀于孔庙，“先生与东阳为桑梓之邦，前明嘉靖间，建仰高祠已祀”，作为许谦讲学之所的八华山，自然是纪念许谦“阐明道学，统继千圣，功在万世”的最佳所在。

八华山书院至今犹存，白云圣像依然高古。仁立院内，遐想许子顽廉立懦之风，山谷间仿佛又回荡起许谦所赋诗句：“气清更觉山川近，意远从知宇宙宽。”

天禹 TIANYU

展 览

华夏文明 中国历史

博物馆展览陈列

策展与设计 · 施工与布展 · 维护与保障

总机：010 6403-3939

总部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大街107号 科林大厦 B座 5层

业务合作：13811280043 13811815934

维保服务：010-64043939 13811259340

邮箱：tianyut@tywhjt.com.cn

网址：www.tywhjt.com.cn

关注天禹公众号